

末代皇帝傳奇(一)

——選宮爭位

(本文插圖刊第5、6、47—54、125—128頁)

●秀敏撰文。邊緯文校訂

祖宗法度不容破壞

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天氣已到夏至季節，熱得叫人透不過氣來。三匹高頭大馬兩前一後正行進在早已被車馬行人踏得結結實實的通往北京城的林蔭小路上。

前邊兩匹馬上各坐着一位奉軍軍官和一位奉軍士兵。左邊馬上的士兵看看右邊馬上的軍官疲憊不堪的樣子說：「您一定是又餓又累，快到晌午了。」說完用手摸了一下汗涔涔的馬脖子，說：「它也該吃食料了，想是快到了吧！」

走在他們後邊負責警戒的士兵向前趕了一步，用馬鞭指着遠處的城門樓嚷道：「看，已經快到了北京城啦！」

軍官並沒去看城門樓，只是隨着馬蹄的節奏慢條斯理地說道：「我們此次前來，承張大督軍的信賴，把他的親筆信呈給王爺，轉到宮裏，這擔子可是不輕啊，若是督軍的小姐真的當選了皇后……」

「督軍就是皇上的老丈人了，我們也不白來一趟，說不定還賞個一官半職的呢！」跟在後邊

的士兵摘下帽子不停地搥着說。

軍官回頭看了一眼士兵那津津樂道的樣子說：「哪兒都少不了你。」

士兵非但沒有因軍官的責備而住嘴，反而更來了興致，用腿夾了一下馬肚子，趕上一步又說：「聽說早先選皇后可有意思了，讓那些候選的姑娘到皇宮裏站成排，由着皇上一個個的挑。」

「你我今生怕是沒這個福氣嘍！」另一個士兵打趣地說。

「如今皇上也不比從前了。」軍官擺出一副比他們倆人都懂沉浮的樣子，「不能當着人家大姑娘的面挑來挑去，只能看着像片選，相中的就做個記號。」

多嘴的士兵忙問：「您呈上的信中，也一定有督軍小姐的像片啦？」

「那當然。」軍官說完又覺失言，馬上囑咐道：「不准說出去，萬一選不上，讓小姐知道了，還不跟督軍鬧起來看，督軍丟了面子要是追究起來，你們可吃不了兜着走。」

「嘿嘿嘿，」多嘴的士兵傻笑着，「那是，誰敢呢！」說着三人已進了城，緊忙打點打點，

準備去王府。

自從皇上選后的消息傳出之後，醇王府、貝勒府就一直沒有安寧過。這天，皇叔載濤的府上提親說媒的更是絡繹不絕，來人出出進進地，府上的大門都關不住了，只得敞開着，也好隨時迎送那些顯赫貴戚和官宦遺老們。此時，連府門兩旁障着的石獅子都似乎恢復了大清王朝的威風，張着大嘴，瞠目注視着來往的人們。獅子兩旁各有一名太監侍立，隨時稟報前來府上的客人，府門前，路兩邊又站有掛刀的侍衛，以保衛府上的安全。

殿堂的正門打開了，男僕急忙閃到一旁，載濤恭手對身穿長袍馬褂，拖着銀白辮子跨出門來的遺老說着：「不送！不送！」

提親的遺老抱拳頓首答道：「多謝，多謝，您請留步吧。」一男僕上前帶路，將遺老送出府門，遺老上了早已候在府門外不遠處的一頂轎子。

載濤送走客人一隻脚剛跨進殿門檻，還沒等落穩就聽大門外喊：「報——，徐大總統差人求見。」一聽當今大總統徐世昌派人前來，載濤忙習慣地整理了一下衣袖。對僕人說：「快，請到

客廳。」自己也忙向大門口迎去。徐世昌所派民
國官員與載濤見過禮後，兩人拉手一起走向客廳
，剛剛坐定，也不待雙方寒暄完畢，徐總統所派
親信就直言不諱地道：「皇上選后，乃舉國之喜
，今奉大總統之命，呈上總統親筆書信及小姐玉
照，請皇上、太妃、王爺過目。」說完從身後隨
侍手中接過一個紅綢帶繫封的大紙袋，遞給載濤
。載濤雙手接過來，看了看封皮上的題字，然後
恭恭敬敬地放在桌上，生怕稍有疏忽，大有不敬
總統之嫌。「多蒙大總統關照，代為致謝。」

「今大總統之女若能許配宣統皇帝，真乃門
當戶對龍鳳呈祥啊！」官員說完又神秘地將胳膊
肘倚在桌角上，眼睛眯成一條縫湊向載濤：「總
統大小姐才貌雙全，世間少有，還望玉成。」

「一定，一定。」載濤也不怠慢，忙客套地
應承。

這位官員頗為總統的地位和對自己的信任而
洋洋自得：「就請先看看總統的信函和小姐的玉
照吧！」

「不，還是請皇上和太妃親自過目的好！」
載濤心裏明白，無論總統名望多高，小姐多麼標
致，也斷然不能成爲皇后的，因爲清室祖制，滿
漢不通婚，到了遜位的本朝也決不會忘了祖訓，
娶漢人的女兒做皇后。眼下只是得於面子和總統
的地位，不便直言，待進宮與皇上、太妃商量後
再婉言謝絕也不遲，所以托故不急着看照片和書
信。

這時，一僕人走進來在載濤耳邊說了幾句什
麼，載濤驚喜着吩咐道：「噢，請到書房稍候，

說我就來。」待僕人退出後，載濤對官員說：「
奉天督軍張作霖派人前來京城。」

官員忙站起：「您忙着，我改日再來討擾。
」說着就要往外走。

載濤忙起身陪送：「待回稟皇上、太妃後定
親往總統府致謝。」送走官員後載濤忙叫人隨他
一起去書房與騎馬晝夜兼程趕來北京提親的張督
軍的使者會面。交談寒暄之後又陸續接待了幾位
客人，回到客廳已是掌燈時分，他還沒有用飯，
載濤這時覺得腰酸腿疼，用拳頭不住地捶打着後
腰。侍女端茶輕輕來到載濤身旁，將茶遞與載濤
，載濤喝了兩口，又將茶放回盤中，疲憊地躺在
臥椅上。侍女放下茶盤忙走過來揮動起小小的拳
頭，爲載濤捶着挺直的雙腿。傾刻，載濤確實覺
得輕鬆了許多，歪頭看着疊在桌上的書信和送來
候選的姑娘們的照片。

照片很快就送進宮裏，供皇帝和太妃挑選。
按例要先送到永和宮，端康太妃首先過目，然後
才能輪到敬懿太妃和榮惠太妃挑看這些姑娘們的
照片。

端康太妃原是光緒皇帝的妃子，珍妃的姐姐
瑾妃。敬懿和榮惠二位太妃都是慈禧太后的親生
子同治帝的妃子，按慈禧太后遺囑所訓：「當今
皇帝（溥儀）承繼同治、兼祧光緒」，那麼敬懿
和榮惠太妃理所當然地爲後宮「正宗」，可是端
康太妃在袁世凱的支持干預下，繼承了光緒帝的
皇后、慈禧太后的親侄女隆裕太后的全部權勢，
無視皇帝和「正宗」的幾位太妃，凡事要由她做
主。雖然她的親妹妹珍妃死於慈禧之手，但她還

是效仿慈禧處處獨斷專橫。

如今爲皇帝選后，雖說不能像當年慈禧太后
那樣說「不二，一呼百應」，可是姑娘們的照片成
疊地擺在她的面前，任其挑選，也够欣然得意的
啦。她正坐在桌旁擺弄着載濤剛剛送進宮來候選
的姑娘們的照片。看了幾張之後不甚滿意，挑出
來放在一邊。

載濤站在桌子的右側，離太妃不遠的地方小
心地看着太妃的神色。

端康太妃拿起一張照片仔細端詳了一番之後
，又拿起一張，與手裏的那張比較着看了一陣，
吩咐說：「蒙古王公陽倉扎布的閨女和都統銜永
的女兒，我都留下，讓皇上自己瞧着定。」

載濤恭順地答道：「遵太妃旨。」

端康太妃不再看餘下的照片，聊天似的對載
濤說：「自打皇帝選后的消息一傳出，您和六爺
（指皇帝的六叔載洵）都操勞得够辛苦，雖說皇
帝春秋已盛，該早定中宮，可也不能操之過急，
外邊兵荒馬亂的，擾得人心惶惶。」

載濤忙應聲說：「太妃說的是，此事急不得
。」稍停了一會兒又和緩地勸道：「外面局勢不
穩，各路軍閥，今兒合了，明兒又開打，怕是一
時半會兒安定不下來，皇上的婚事還要靠您早點
拿個主意才好。皇上選后的消息傳到了天津、奉
天之後，呈上來提親的折子和名門閨秀的像片更
多了。昨兒個民國大總統徐世昌也使人前來提親
，還送來小姐的玉照。」說着，用手指指桌上的
照片。

端康太妃並不去拿像片看，嗯了一聲，只用

眼睛瞄了一下，繼續聽載濤說。

「來人乃是大總統的親信，進言說大總統之女婚配皇上，屬全國獨一無二之喜，請務必『玉成』。」

端康太妃聽到此，嘴角微微動了一下，從鼻孔裏發出一「哼」的一聲冷笑。

載濤見太妃的神色，並不搭話，就又接着稟報：「奉天督軍張作霖也派人呈上折子來提親了，並送來賀禮。」

「看來我大清聖德猶存。民意所在，選政於清啊，嗯……」端康太妃淡淡地笑了。此刻她很得意，「連大總統和督軍也要與被民國革命圍在紫禁城裏的皇帝攀親呢，哼！越是這樣，我們越是急不得，難道他們就忘了滿漢歷來不通婚嗎？咱們定要選個蒙古王公或是滿蒙舊臣的格格才好，是吧？」她撇着嘴角含笑看了載濤一眼，端起碗茶慢慢品味着。

「昨兒六爺傳敬懿太妃旨，讓把鄂爾德特端恭家的閩女留下，待皇上自己選定。」載濤說完靜等着端康太妃的反應，他知道端康太妃與敬懿太妃多年不合，聽說是敬懿太妃讓留下候選的姑娘，不管好壞醜俊她都不會答應的。

果然不出所料，端康太妃聽說是敢與她後宮爭權的敬懿太妃相中的姑娘，便略有警惕，放下茶碗，並酸溜溜地說：「就是那個叫文綉的閩女吧？」忙拿起已被摺下的一張照片看了看，「胖了點，眉眼也不秀氣，倒是挺敦厚的，聽說家境還不怎麼好，是嗎？」

載濤並沒有馬上回答，看了一眼站在端康太

妃身後不遠處的宮女。

端康太妃即刻明白了載濤的意思，謹防下人回頭對宮女說：「這兒不用伺候了。」

待宮女走後，載濤拘於禮節不可過於靠近太妃，只向前邁了一步，小聲道：「端恭家境是不怎麼好，那是因為當年會跟光緒爺一心，反對過老佛爺挪用海軍款子修園子的事，被降了職，現今家裏又托人在敬懿太妃那兒用了心思，指望著閩女進了宮，家裏好有個翻身日子。」

「啪」的一聲，端康太妃把桌子拍得脆響，也顧不得手疼，站起來嚷道：「閩女進宮，八字還沒一撇，就先認上主子了，這要是進了宮，日後還了得，還不盡跟着敬懿太妃同我做對。」

載濤見端康太妃動怒，忙勸解道：「哪兒就由着他們了，太妃息怒，您要是不允，她哪兒當得了皇后啊。再說，還有皇上呢，誰不知您極疼皇上，如果您不願意，就是把像片呈給皇上，皇上也不會留的。不如等皇上瞧過了，再回了也不遲，那時您落個疼愛皇上，遲後是由皇上自己做的主，敬懿太妃無論如何也挑不出個理兒來。」

端康太妃聽載濤說的有道理，慢慢消了氣，「嗯」了一聲，坐下。她知道，如果文綉的照片

不讓皇上看一眼就駁回去，讓敬懿太妃知道了，載濤也吃不消，她體恤到載濤的難處，便聽從載濤的勸慰，順水推舟地說：「七爺說的好，還是讓皇上自己『欽定』的好，別落個娘眼裏沒皇上。」說着拿起榮源的女兒婉容的像片端詳了

一陣，成心要與敬懿太妃針鋒相對，撇撇嘴說：「這閩女長的不錯，我瞧着怪怪罕人兒的，」看

看照片後面的題字，冲着載濤疑問地說：「郭布羅氏榮源……？」

載濤忙向太妃介紹：「郭布羅氏乃是我大清信臣，世受皇恩，其女婉容不但相貌非凡，而且文才過人，若能正位中宮，可謂我朝之幸也，還是太妃聖明。」

聽載濤誇讚之後，端康太妃更覺自己贏了賭注一般，欣喜自得地把胳膊伸開，將照片放遠些欣賞着，然後又拿到眼前端詳着，高興地與準備留下的幾張照片放在一起：「我瞧着就留下這幾個，那些都回了吧。」

載濤順從地後退一步：「是啦！」

「雖說隆裕太后在世的時候被袁世凱逼得頒布了皇帝退位詔書，好歹還留了個皇帝的尊號」。端康太妃感慨地說，「這次選後和大婚不能破了祖宗的法度，要按歷朝迎娶皇后的大禮行事才好，袁世凱先前也想讓他的閩女當皇后，我和幾位太妃合計着，什麼大總統的女公子，張督軍的後小姐，不成，都不成，你和六爺商量着給他們回個話，只是別太沖撞了他們。七爺你也勞累了這麼多天，早點回去歇着吧！」

載濤施禮：「謝太妃。」

經過太妃的篩選之後，候選的姑娘只剩了四位，到底立誰為后，太妃們始終爭論不休，各持己見。最後，只得將照片送到養心殿，由皇帝「欽定」。

看來看去圈中文綉

養心殿西暖閣的御案上，不規整地擺着四張

照片，十幾歲的宣統皇帝看了這張，又看看那張，一會兒又將照片擺成一排，像擺紙牌似的玩賞。看着看着不覺笑了起來。此刻的他，還沒有能力把即將選定的皇后和自己今後的生活、命運聯繫起來，他邊笑邊搖頭，突然閉上眼睛，隨便摸起一張照片，然後用鉛筆在背面畫了個圈。

「張總管！」溥儀叫站在殿內的太監張謙和

「在，」張謙和應聲上前。

「差人請王爺來，把像片拿給太妃！」

「喳！」

於是，幾張照片很快又轉回永和宮端康太妃處。

只見端康太妃喘着粗氣，一臉的惱怒，載濤和皇帝的生身父親醇親王載灃小心地立在一旁，敬候着這位猶如火山即將爆發的端康太妃。

太妃運了半天的氣，總算平緩了一些，仍帶有怒氣地指着皇上圈選過的文綉的照片說：「瞧這孩子長得不俊，家境又不好，一臉的孩子氣，怎麼能當皇后！當初就不該把這張像片留下。」說着用手拍打了一下照片，瞪了一眼載濤。

載濤嚇得低頭後退一步，知道這是因為皇帝圈了端康太妃不喜歡的文綉為皇后，太妃因為聽了他的勸告將文綉的像片留下了因而遷怒於他。可又不敢申辯，只得低頭聽着。

「皇帝年輕，做事沒個顧及，可是當阿媽的和皇叔總該勸勸才是。」回頭又看見桌上文綉的照片，想想敬懿太妃不顧自己的反對，爭着要立文綉為后的場面，更是氣從中來。「哼！這下可稱

了她的心了，我偏要做出個樣兒來給她瞧瞧」。說着拿起文綉和婉容的像片遞給載灃說：「王爺拿了這兩張照片去勸勸皇帝，把圈過的文綉擱下吧，還是選定榮源家的婉容當皇后，她家世榮耀，人長得又俊，琴棋書畫樣樣精通，是百裏挑一的好閨女，和皇帝又是同年，將來或許能協助皇帝恢復我大清祖業呀！」

正說着，宮女彩鳳突然跨進宮門，施跪禮道

：「敬懿太妃、榮惠太妃來給主子請安。」

端康太妃聽說兩位太妃到來，忙要收起桌上的照片，此刻她要獨攬選后的權利。可已經來不及了，兩位太妃在花盆底踏地的咯咯響聲中出現在門口，端康太妃急用錦帕蓋住桌上的像片，起身迎道：「妹妹好哇？」敬懿、榮惠兩位同聲道：「姐姐可好？王爺、七爺都在這兒！」二人行過禮後坐在宮女搬來的椅子上。

敬懿太妃閃動着機靈、美麗的大眼睛，掃了一下屋內所有人的神情，已猜出他們正在商量何事，於是，開門見山地啓動雙唇說：「我們一來瞧瞧姐姐，二來是為皇帝選后之事，聽說已經選定了，可不知是誰家的姪兒！」

慈厚的榮惠太妃看了看含笑自若的敬懿太妃，心想：不是已經知道立文綉為后，怎麼還問是誰家的姪兒呢？她那裡知道，聰明的敬懿太妃從剛進屋時那種嚴肅而緊張的氣氛中，已感受到端康太妃是不會甘拜下風立文綉為后的，所以佯裝不知，倒要看看端康太妃使出什麼心計來。

首席太妃咄咄逼人

端康太妃見敬懿約榮惠同來宮中，自知不好對付，後悔沒有早點把王爺打發走。但事已至此，只好敷衍說：「我正要去請妹妹們過來和王爺一塊商量為皇帝選后的事，真巧，正說着你們就來了。」隨即又板起臉回頭看着載濤和載灃說：「誰說皇后已經選定，我怎麼不知道。」

載灃和載濤心裡明白，這是太妃在警告他們不要說出皇上已圈定文綉為后。其實這是端康太妃多慮，不必暗示，他們兩人深知其中利害，斷不會當着敬懿太妃的面把事情說穿。

端康太妃沒等王爺和載濤回話，便開始向敬懿太妃進言。老實厚道、遇事沒有主見的榮惠太妃，根本就沒被她放在眼裏，故而連看都不去看她。只衝着敬懿太妃說：「皇上選后，是家事，又是國事，皇上還未成年，怎能憑了他一個人的心思胡鬧。」

「胡鬧？」敬懿太妃聽了這話很不順耳，語氣很重的重複了一句。

端康太妃也覺得這話有些不妥，可已收不回來，看了看王爺，好在王爺沒什麼反應，也就硬挺着往下說：「我們做額娘的總該幫着拿個主意才好，王爺您說是吧？」

「是，是，」本來就遇事慌張的載灃，此時不知該如何是好，只是機械地回答問話，瞧着太妃們明為皇帝立后，實為自己後宮的權勢地位而爭鬥着。

敬懿太妃含笑對端康太妃說道：「選后已經進行了不少日子，像片也翻來覆去地看了好幾遍了，不知姐姐瞧着那個姪兒好？」

「我的意思不是挺明白，依着老祖宗的令兒辦，家世要好，長相要俊，選得皇上自己喜歡。」

榮惠太妃見端康太妃繞着圈子就是不說那個閨女對她的心思，急着說：「我們是想聽聽姐姐瞧着那個好，能當皇后。」

「這要皇帝自己瞧着定才好，當額娘的總不能替皇上辦了吧！」

「要真是由着皇上自己定，皇后早該選定了，怕是『大婚』都該辦了。」敬懿太妃不滿意地對端康太妃說。

端康也極聰明，聽出敬懿話中帶刺，可經她那俏皮的小嘴一說，加上她那美麗溫和討人喜愛的容貌，真讓人有怒難發作。於是，她來了個先發制人，「你們瞧着誰該有當皇后的福份呢？」

「皇上選定的人就是有皇后福份的。」敬懿太妃說着，用眼睛瞟了一下桌子上的錦帕底下露出的像片故意說，「那就快請皇上自己定吧！」又對載濤說：「七爺，快把像片拿來，讓我們姐妹也瞧瞧。」

「這……」載濤看着端康太妃，不知所措。端康太妃尷尬地乾咳了兩聲，去拿桌上的錦帕捂嘴，馬上又意識到像片藏在錦帕底下，剛提起的錦帕一角又從她的手中落了下去。

這一切都被機靈的敬懿太妃看在眼里，她也不說破，只是含笑地看着；端康太妃自知已經瞞不過去，便無可奈何地喝斥身邊的宮女，「你們都給我下去。」轉臉，又對兩位太妃說：「這不，我正瞧這些像片呢，妹妹們就過來了，偏偏這

些多事的下人瞧了、聽了會出去混說，還是背着他們的好。」說完伸手提起錦帕掖在衣襟扣上，將像片拿在手裏擺弄着。

「皇帝年輕，不懂事，跟鬧着玩似的就圈了個端恭家的文綉為后，王爺正要去勸勸皇上好好尋思尋思再定哪！」

「那好哇！」敬懿太妃見端康太妃說出實情，便順勢說道：「只要皇上自己喜歡，我們就依了才好，這不也是姐姐的意思嗎？」

「就是啊！」榮惠太妃也迎合着說。

「那怎麼成，皇帝還未成年，當額娘的怎麼能撒手不管，」端康太妃挑出文綉的照片用手指着直接了當地說：「論家世，論才貌她都不配做皇后。」又拿起婉容的照片給兩位太妃看，「瞧這閨女，帶着個有皇后福份的樣兒，就依王爺，讓皇上『欽定』吧！」

敬懿太妃急忙攔住說：「皇上已經在文綉的照片上畫過圈，皇后已經選定了，怎麼能隨隨便便不算數呢！這要傳嚷出去，豈不讓人笑話大清皇帝有失體統。」

「我們自家不說，誰能知道。」端康太妃話中有話，並果斷地說：「就這麼着，王爺快去勸皇上吧！」

敬懿太妃險地站起身制止：「不成。」載濤、載瀕見兩位太妃互不相讓，不知聽誰的為好，面露難色，相視不語。

「這個家聽你的還是聽我的，不用老端着同治爺在世時寵你的那個美人兒架子放不下，也不看看如今是什麼時候了！」這是端康太妃專能戳

人心肺的一着。

敬懿太妃本來貌美聰明，當初最受同治皇帝寵愛，只可惜好景不長，好端端的一個同治皇帝十九歲便拋下了年輕的后妃離開了人間。敬懿太妃每想起同治帝在世時，是那樣的鍾愛多情，自己年輕守寡就不免傷心落淚，今天聽端康太妃出言如此尖刻，刺疼傷處，更加難過，再看看如今自己「正宗」不能「正位」更是傷心，眼圈也紅了，淚珠在眼中打轉，「你……！」氣得說不出話。

榮惠太妃也是同治皇帝的妃子，曾與敬懿太妃同侍一夫，對端康太妃的一些做法，當然也是不滿意的，但又不敢表示，只得陪着敬懿太妃落淚，「姐姐別難過，還是讓王爺再去問問皇上，到底立誰為后，倘若皇上硬是要選文綉，這是有福，端康太妃也別氣惱。若是改選了婉容，姐姐也該高興才是。不過……」她又琢磨了一下說，「文綉的像片皇上已經圈過了，我也別再退回去，就留在宮裏，冊封為妃，豈不兩全其美，姐姐看怎麼樣？」

端康太妃聽榮惠太妃這套折衷的辦法，也覺得有理，還沒等敬懿太妃做出反應，趕緊沖載濤、載瀕使了個眼色。這是要他們一定勸皇上重選婉容為后。接着又裝出寬宏大度的樣子：「惠妹妹說得極好，正合我的心思，王爺還愣着幹什麼，快去辦吧！」

說完臉孔馬上冷了下來，連表面那點溫和都沒有了。起身向內室走去，把敬懿和榮惠兩太妃丟在那裏，不再理睬。

婉容爲后文綉作妃

敬懿太妃真是又傷心又生氣，無計可施，不住地抹着眼淚，弄得榮惠太妃也陪着擦眼淚。

攝政王載灃在永和宮領了端康太妃旨意，不敢怠慢，一路小跑到到養心殿。一進殿門就喊道：「皇，皇帝快拿筆來。」這位王爺平時說話倒也順利，一遇急事便又犯起口吃的毛病來。

皇帝溥儀正在暖閣內喝茶，一聽王爺犯了口吃的毛病，不等太監通報徑直入殿內，知是遇了急事。便走出暖閣說道：「王爺別急，有話慢慢說。」

「不，不急」載灃越是想把話說得順利些，嘴巴越是不聽使喚，於是急得直點頭，頭上的頂戴花翎也跟着亂顫。

溥儀見狀，也不計較君臣之禮，好在載灃是自己的生身父親，命其坐下回話。

載灃剛將屁股挨在椅子上，又覺不妥，君前不敢就座，馬上又站起來，將裝有照片的口袋放在御案上：「皇帝再好好瞧瞧。」他把「好好」兩字說得很重。

溥儀走到御案前，拿出口袋裏的照片看了看：「已經圈畫過了，還瞧什麼？」

「太妃們吵起來了。」載灃說着用拳做了個對抗的動作。

「爲什麼？」

「還不是爲選皇后。」載灃不敢高聲，防着殿門口的太監，「皇帝圈選的那個是端恭家的閨女文綉，端康太妃不喜歡，敬懿太妃倒高興啦。」

「皇后是給皇上選的，太妃們何苦這樣爭來爭去不是要我『欽定』嗎？」皇帝溥儀倒覺得事情很簡單，太妃們閑的，無事尋煩惱。

「端康太妃的意思是要皇上在榮源家的女兒婉容的像片上畫個圈，立婉容爲后。」

溥儀一聽王爺這麼說，便滿不在乎地從筆筒中取出一支鉛筆，拿在手裏，一邊擺弄一邊說：「王爺何不早說，反正我看像片上的女孩子長得都差不多，實在分不出醜俊來，用鉛筆畫圈也不費什麼勁兒，再畫一下就是了。」說着拿起婉容像片，就要往上畫，突然想起了什麼，停住筆問：「再畫一個，那先前畫的那個怎麼辦，總不能同時立兩個皇后吧？」

載灃忙解釋：「太妃們已經商量過，端恭家的閨女文綉，皇上御筆已經畫過了，即使不立爲皇后，也不能再嫁給臣民了，還是請皇上將文綉冊封爲妃的好。」

溥儀一聽，不但要選皇后，而且還要納妃。一個皇后都覺得沒多大必要，還要選個妃子，真是多餘，用手中的鉛筆不停地敲着御案，並不耐煩地從這頭走到那一頭。

王爺載灃跟在皇上的身後走過去，又走回來，兩隻手抱在胸前一個勁地顫抖，不知是怪自己無能力說服皇上，還是怨太妃多事。

溥儀突然停住脚步，回頭看看跟在身後的王爺急不可耐的樣子，覺得很可笑，「選了皇后，還一定要選妃嗎？」

「當然，皇帝親自圈選過的閨女，再放到民間，確實有失國體，再說敬懿太妃也是不肯依，按祖制所定，后妃乃皇帝必備之。」

溥儀一聽皇帝必須有后有妃，來了興致。既然祖宗都是這樣過來的，選后封妃是做皇帝的標誌和尊嚴，何不依了太妃和王爺，討得他們歡喜，自己又行了皇帝的權力。於是，拿起鉛筆毫不猶豫地又在婉容的像片上畫了個圈。扔下鉛筆，便算沒事了。

載灃眼珠不眨地隨着溥儀手中的鉛筆轉完了一個小圈，如釋重負地一塊石頭落了地，小心地將照片拿起，放進口袋裏，看着溥儀點點頭笑了。他不敢耽擱，忙施君臣之禮，同永和宮向端康太妃「報喜」去了。（未完待續）

溥儀一聽皇帝必須有后有妃，來了興致。既然祖宗都是這樣過來的，選后封妃是做皇帝的標誌和尊嚴，何不依了太妃和王爺，討得他們歡喜，自己又行了皇帝的權力。於是，拿起鉛筆毫不猶豫地又在婉容的像片上畫了個圈。扔下鉛筆，便算沒事了。

浩然集喬家才著

本全集共收集喬家才將軍

精心傑作「鐵血精忠傳」。

戴笠和他的同志」。「關山煙

塵記」。「海隅叢談」。「爲

歷史作證」五冊合訂爲「浩

然集」一部，定價臺幣壹仟元

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

中外雜誌社帳戶